

新发现的鲁迅作品及书简



# 新发现的鲁迅作品及书简

## (资选选编)

---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杂文)

---

《无题》(诗)

---

一九〇四年写于仙台的致蒋抑卮信

---

致山上正义信(译文)和对日译本  
《阿Q正传》的校释(译文)

---

安徽师大阜阳分校图书馆

一九七六·六·

#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学鲁迅的榜样

第六章

1

廣雅

孫策傳·我從揚武之知並識於酒食之序

卷之五十一

卷之三

我心急得要死，一连串地向他发问，他却只顾着自己的事情，头也不回地走了。

慶祝毛澤東克復的那  
一邊

10

的，但那都是些小的，不重要的事。小的，小的，我真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所要讲的，是那些大的，大的，重要的事。重要的事，就是你的父亲在你身上寄託的很大的，很大的希望。父亲的希望，父亲的希望，你明白吗？你明白吗？你明白吗？

其後有子曰玄，字子房，人稱張良。良少好學，善辭賦，與淮陰侯韓信、蕭何並稱漢室三杰。良善於陰謀，常為漢王出谋划策，立下汗馬功勞。漢高祖時，良為漢定國策，助高祖滅項羽，建立漢室。後封留侯，卒於留。

图为刊登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的报纸（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十一号）。

中山大学中文系《而已集》注释小组供稿

# 目 录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	鲁 迅	(1)
附：《人民日报》编者按、注释、 《中山大学学报》编者附记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 .....	余秋雨	(15)
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进击”		
——读鲁迅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中山大学中文系《而已集》注释小组		(23)
不断革命 永远进击 .....	石一歌	(29)
——读鲁迅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永远进击，直至最后胜利 .....	天津律师院 薛 侃	(37)
——读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研究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文献 .....	倪 斌	(41)
——读鲁迅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永远“进击”的伟大战士 .....	张颂南	(53)
——读鲁迅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闪耀着革命辩证法光辉的篇章		
——学习新发现的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安徽劳动大学中文系 学员吴忠高 吴继杰 潘云中		(60)

关于《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 李超驹 文景迅 (66)  
——鲁迅佚文补证

李何林同志谈《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 (72)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确系鲁迅佚文 ..... 王汉元 (78)  
唐弢同志关于《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的复函 ..... (88)  
牛维鼎同志关于《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的复函 ..... (90)  
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的一个问题 ..... 静 聽 (98)  
——它为什么在被压了二十五天后才发表出来?  
读《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札记 ..... 王德厚 (108)

二

无 题(诗一首) ..... 鲁 迅 (123)  
新发现的鲁迅的一首题诗 ..... 周建人 (124)  
读新发现的鲁迅诗有感 ..... 舒浩晴 (131)  
附：鲁迅集外的四言诗 ..... 吴世昌 (134)

三

鲁迅仙台书简 ..... (137)  
附：(注释、“语譯”)  
心怀祖国 献身革命 ..... 倪墨炎 (141)  
——关于鲁迅仙台书简

- 鲁迅青年时代的革命心声 ..... 張頌南 (145)  
——读新近发现的鲁迅给蔣抑卮的信  
关于鲁迅写于仙台的一封书简 ..... 周蒂棠 (150)

## 四

- 鲁迅致山上正义信 (译文) ..... (156)  
鲁迅对日译本《阿Q正传》的校释 (译文) ..... (157)  
关于鲁迅对日译本《阿Q正传》的校释 ..... 李菁 (162)  
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  
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 ..... 熊融 (166)  
——李菁《关于鲁迅对日译本〈阿Q正传〉的校释》的补正  
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 ..... 戈宝权 (178)  
——谈鲁迅为《阿Q正传》日译本所写的校释  
友谊的选择 ..... 唐弢 (186)  
——读鲁迅给山上正义的信

#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sup>①</sup>

鲁迅

《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鲁迅写于一九二七年、从未收集的一篇佚文，是学习和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对我们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很有意义。本报改正了几处刊误，发表于此，以便大家学习。

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使。其实，我于做这等事<sup>②</sup>，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象样点的好意思总象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sup>③</sup>，才知道在前线上拚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便骗得听众拍手<sup>④</sup>，真是应该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sup>⑤</sup>，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毁掉了<sup>⑥</sup>，今年顷又可以重立<sup>⑦</sup>。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所载李守常在北京被捕的消息<sup>⑧</sup>，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黑暗的区域里<sup>⑨</sup>，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

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sup>⑩</sup>，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sup>⑪</sup>。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上<sup>⑫</sup>，曾经引有列宁的话：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sup>⑬</sup>。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sup>⑭</sup>，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sup>⑮</sup>，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sup>⑯</sup>，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象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

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sup>⑯</sup>。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sup>⑰</sup>？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sup>⑱</sup>，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sup>⑲</sup>，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sup>⑳</sup>，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欢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sup>㉑</sup>，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当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sup>㉒</sup>，因为将来可以补救的日子还很多<sup>㉓</sup>。倘使因此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四月十日)

(据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 注释：

⑯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

一九二六年七月，从广州出发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和战斗，迅速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反动军阀的抵抗。九月占领汉口，十月攻下武昌；一九二七年三月克复上海和南京。北伐正处在胜利的高潮。

但革命前途不可乐观。敌人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封建势力的挣扎；革命营垒内部是大资产阶级在准备投降，民族资产阶级准备附和大资产阶级，而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占着上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处在可能遭致失败的严重关头。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在一片庆祝、歌颂、欢乐的气氛中，鲁迅清醒地看到革命有可能失败的危机。鲁迅指出，“黑暗的区域，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倘若革命者“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革命将重蹈先前“屡屡挫折”的覆辙。鲁迅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向革命者，向革命民众大声疾呼：要提高警惕，要打“落水狗”，要“永远进击”，去彻底消灭敌人，巩固和扩大我们的胜利。鲁迅的这些意见是多么正确啊！几十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就向中国共产党人，就向革命民众拿起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过：“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学习和时局》）毛主席的教导使我们更加体会到鲁迅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重大而又深刻的意义。

鲁迅的正确思想，不是平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鲁迅在文章中四次提到列宁，表示十二万分崇敬，又引用了列宁一段完整的论述，来阐明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面临的任务。这充分说明，鲁迅的正确思想，

是从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分析当时风云变幻的形势得来的。毛主席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整顿党的作风》）由此可见，鲁迅当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绩，是多么出色！鲁迅的这篇文章，对我们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是很有意义的。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十一号。从未收集。最近由中山大学图书馆发现，重新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沪宁克复：沪，是上海的简称；宁，是南京的简称。克复，是战胜敌人把失地收回来了。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东路部队占领杭州，接近上海。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北伐进军举行大罢工，并立即转为第三次武装起义，到二十二日晚打垮了敌人，占领全市大小机关，解放上海。国民革命军二十三日进入上海，二十四日攻克南京。沪宁克复即指此而言。

这个题目从语法上看，中心词是“那一边”。所谓“庆祝……的那一边”，意思是说，这一方面，我们在因胜利而庆祝，但是，庆祝的另一方面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想到什么和做什么呢？语意含蓄，发人深省。鲁迅的结论是“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鲁迅语重心长地指出，不能再“小有胜

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重蹈中国革命屡屡挫折的覆辙。文章和题目，丝丝入扣，十分切合。

- ②原刊文为“我于做这等学”，也有疑“学”字后缺一“问”字的，也有说“学”是“事”字的。以后一说较好。
- ③昨天，指四月八日。鲁迅习惯于晚上写作，又习惯于一气呵成，写完才去休息。往往一篇文章动手写于前一天晚上而写成于第二天清晨。所以这里的“昨天”同文末所署“四月十日”并不矛盾。黄埔，指黄埔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
- ④指四月八日鲁迅应黄埔军官学校的邀请到该校讲演，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后收入《而已集》，在《鲁迅全集》第三卷。鲁迅早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给许广平的信里，就已经指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这“军官学校”即黄埔军官学校。足见鲁迅对建立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斗争，是很重视的。在这次讲演中，鲁迅又着重指出：“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这就是说，要战胜敌人，首先要进行武装斗争，其次才是文学。在讲到革命文学时，鲁迅又指出：“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这些意见，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的。
- ⑤指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于十月十日在武昌起

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朝政府的统治，同年十二月一日，革命军攻克南京。

⑥张勋（1854——1923），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原是清朝的军官，辛亥革命时任清朝江南提督和钦差江防大臣，在南京负隅顽抗，终于被打败。辛亥革命后，他还留着辫子，表示仍旧忠于清王朝，他部下的兵士也多有辫子，称为辫子军。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十二月，张勋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支持下，又攻入南京。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勋带兵从徐州到北京，于七月一日扶溥仪复辟，但到七月十四日即告失败。鲁迅曾在小说《风波》中，总结这一复辟事件的严重历史教训。

⑦原刊文为“今年倾又可以重立”，也有疑“倾”字为“倒”字之误的。

⑧李守常，即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奉系军阀进入山海关，李大钊领导群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十二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下令通辑他。他仍然继续坚持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被捕，二十八日遇害。李大钊从一九一八年一月开始，担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委员，是一个重要的领导者。同年五月，鲁迅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狂人日记》，与李大钊有密切的交往。一九三三年五月，鲁迅写了《〈守常全集〉题记》，对于和李大钊的交往，作了亲切而生动的回忆；对于《守常全集》，作了中肯的评论。这篇文章后来收入《南腔北调集》，在《鲁迅全集》第四卷。

- ⑨犹言“黑暗的角落”。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黑暗的动物”，他们总是背着人民“默默地进行”反革命勾当，他们活动的范围也就是“黑暗的区域”。“区域”，在这里是泛指，并不特指“某些地方”。
- ⑩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西路军于七月十七日克复长沙，十月十日攻占武昌。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东路军也已克复上海和南京。对北伐军来说，“后方”包括广州和其他一些地方。“呻吟”，从下面“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等意思来看，似指革命胜利的地方被迫转入地下的反革命分子的“呻吟”。**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这同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所讲的，革命后会有唱挽歌的文学的意思是相通的。
- ⑪裨（音必， bì），补助。无裨于事，对事情没有帮助。
- ⑫这个期刊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广州出版的《少年先锋》第八期。《少年先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旬刊。据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支部委员会出版的内部刊物《支部生活》周刊第五期记载：“△地委检《少年先锋》十二期使毕磊持往与鲁迅接洽。”《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也记载：“徐文雅毕磊陈翰国来并赠少年先锋十二本。”（影印本，第十五册五八八页）可见《少年先锋》是党特意赠送给鲁迅的，而鲁迅收到后，认真地进行了学习。
- ⑬列宁的这段话见斯大林《论列宁》（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一文所引。一九七一年九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论列宁》一书，这段话的译文是：“**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

微；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

- ⑭指鲁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面临着覆灭的下场，而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周作人（岂明）、林语堂等人，在《语丝》上接连发表《失题》、《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鼓吹“不打落水狗”，鼓吹“费厄泼赖”精神，为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反动统治开脱。鲁迅迎头痛击，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落水狗”非打不可的著名的斗争原则，表现了彻底革命的精神。这篇文章后收入《坟》，在《鲁迅全集》第一卷。

- ⑮指顺治帝（福临）、康熙帝（玄烨）雍正帝（胤禛）等人，他们曾用残暴手段大规模屠杀敢于反抗其统治的人民。如一六四五年（顺治二年）清兵攻入扬州，制造“扬州十日”的大屠杀；同年清将李成栋攻入嘉定，制造“嘉定三屠”的大屠杀。

- ⑯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原是清末掌握军政大权的军机大臣，自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实际上已成为北洋军阀的头子。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二年三月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曾以各种残酷阴险手段排斥和打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如派人在上海暗杀宋教仁。一九一五年阴谋复辟帝制，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于五月九日无耻地秘密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久阴谋败露，

受到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未能得逞。同年十二月，自称皇帝，激起全国人民一致声讨，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做了所谓八十三天短命皇帝，六月六日死于北京。

⑯研究系，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反动政治团体。在黎元洪任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期间，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一批反动政客组织“宪法研究会”，以研究宪法相标榜，依附北洋军阀，进行政治投机活动。

⑰《现代评论》，周刊，是当时一批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大学教授胡适、陈源（即西滢）、徐志摩等人办的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到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底停刊。其主要成员叫做“现代评论派”，也是一九二三年成立的反动的政治和文学团体新月社的主要成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充当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走狗，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反对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反对广东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开展的时候，《现代评论》改变腔调，他们又纷纷到南方去进行新的投机活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即转而投靠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鲁迅曾对现代评论派、“新月社批评家”进行了持久的无情的斗争，随着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不断地及时地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⑱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于十二日公然以两艘军舰开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毅然开炮还击。三月十六日，日本帝国主义无耻勾结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向当时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提出所谓最后通牒。三月十八日，北京各